

西園聞見錄

第五冊

西園題見錄 卷五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目錄

內編

道學

前言

薛文清 二則

李古穰

羅一峯

陳白沙

胡敬齋

崔銑

王龍谿

王陽明 五則

黃潭先生

王漸逵

何璫

祝允明

霍韜

劉陽

余珊

黃省曾

程敏政

席書

顧憲成

李杜

張時微

羅洪先

朱以功

徐階 二則

徐顯卿 二則

張居正 二則

劉鳳

王世貞 三則

王錫爵

鄒元標

顧憲成 二則

葉向高 六則

李恭懿

陳氏述訓

鍾天完

李沂

章潢

失名

往行

陶安

宋濂

趙訪

曹端

劉觀

吳與弼

薛文清

二則

李承芳

承箕

薛蕙

王守仁

陳選

陳真晟

鄭伉

胡居仁

邵竇

陳庸

賀欽

楊廉

陳獻章

二則

羅一峯

章文懿

蔡清

穆孔暉

沈霽

羅僑

金賁亨

莊畧

劉玉

劉璣

崔銑

陳茂烈

薛俊

顧應祥

劉大夏

王陽明

呂柟

胡世寧

邵銳

何塘

劉陽

王道

劉邦采

聶豹

羅欽順

潘子嘉

王艮

二則

嚴訥

劉文敏

查鐸

李遷

楊豫孫

靈濟宮講學

蔣信

陳讓

羅洪先

秦鳴夏

游居敬

趙貞吉

凌震

薛申

萬士和

二則

周蕙

王璧

徐文貞

郭朴

孟秋

耿定向

陳以勤

許孚遠

鄧元錫

李渭

王敬臣

夏叟

馮子盛

余祐

王燁

劉天民

林光

周積

江禔

張緒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道學

前言

薛文清曰見得明理須一一踐履過則其事與理相安有着落處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于狂也又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與萬物一體矣

又曰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

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李古穰曰宋朝理學最優于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俱起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所務觀其於諸先生書問往來論辨不已若渠不留心寧有此今則借爲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聖賢立身行己法度茫然不在意所學不知爲何物可勝歎哉

羅一峯先生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酣于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于工科名之必于求皆是也然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若天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者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于彼而不覺悟乎此也

陳白沙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爲己者其仕也爲人學爲

人者其仕也爲己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透徹守得堅牢

崔公鉉曰賀醫閭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也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龍谿先生曰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脈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體味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祕藏也

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得者有從靜而得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得者得于言者謂之解悟擬議觸發未離言詮譬之門外寶非己家珍得于靜坐者謂之澄

悟收攝保聚猶有待于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于淆動得于鍊習者謂之微悟磨礱洗滌到處逢源愈震動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清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功有難易善學者之所至以漸而入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于忘悟其幾矣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如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又曰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源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又曰德有本而學有要要不于其本而泛然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意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事于根焉耳

又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亦只做個義襲而取耳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黃潭陳先生曰原道云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以言乎爲佛老之學者也今爲學士之學者欲治天下國家而外其心則何異乎彼耶外天下國家而治心者無用外心而治天下國家者無體無用之學名曰異端無體之學名曰俗儒異端固不可爲天下用俗儒不能正己不知格君亦豈可用天下耶嗟乎儒之俗也久矣

王漸達曰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卽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無入不

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于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其次李延平此豈浮爲論說者耶

何塘曰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源爲性命形于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君子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世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僞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于心心存則萬理修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于古人之道不免差矣

祝允明答張天賦秀才書曰世人爲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人凡人好大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憐爾不恬然從而究之口百而身一者亦幾希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爲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也道學也奚不美乎爲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爲不美之冠願足下慎思明辨之也

霍韜與友人書曰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悟天子以鉤直名暗結言官以苟免訾吠二三品大臣擁篲迎言官曲躬圓舌不敢少悟恐恐然懼獲詆斥曰吾含容也吾大度也充其邪說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道學自待人亦以有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以若所爲爲鄉愿奴隸不可得顧曰道學如是耶彼風盛行則謂生爲瑣瑣爲尙辨爲尙氣固宜也君子自立不求同于時姑俟後世耳

劉陽與人講學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

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

嘉靖□□年余珊疏曰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于人倫明于庶物之極致確乎不爲他歧之所惑者幾何不流于楊氏爲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衣博帶服巾而峨然者今世號爲道學倡引生徒寔多黨與或匿跡于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于寬閑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乃持此而謀王猷斷國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于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聰察務得其人申明我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卽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恆別而不淆矣

黃省曾曰世之衰也以征誅爲湯武矣及其盛也以禪授爲堯舜矣今之人又以講學爲仲尼矣嗚呼古人聖人竊假盡矣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此之謂也

程敏政曰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疑夫終身不同之指惑于門人記錄之說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耶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尊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爲己之功于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咨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嘗取無極七書鵝湖三詩而讀之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又讀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于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所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萊之右顧不考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

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于朱陸之學蓋得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不暇錄也

席書曰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唱道于建陽一唱道于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牆于時朱氏方註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厲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游考亭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于今日朱氏之書盛行于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由是經生學士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儒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佛老甚而將若浼焉間無覺者終身迷悟莫知反也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先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鬪如孫龐同師鬼谷而自摻矛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育廢之不早惜乎易簣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于六經語孟陸氏之心不得表白于後世負冤者不

徒陸氏而吾考亭夫子含冤九地亦不淺鮮矣

顧憲成曰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歎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竊以爲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甚焉何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然則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有人于此矜其聰明直跨而之于聖人之所不知而繩以夫婦之所共知猶然昧焉憑其意氣直跨而之于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之所共能猶然却焉將謂之過而庸猥疎脫又疑于不及也將謂之不及而超忽凌頓又疑于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其爲失也顯而易辨是故當其過吾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氣質猶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其爲失也微而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且有泰然安處于庸衆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偃然突據于聖人之上者病在心體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其超忽凌頓既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庸猥疎脫又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道無方縱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一蒙